

第三輯

名家側影

何鎮邦 李廣鼎 編

山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侧影. 第3辑/何镇邦, 李广鼎编.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4

ISBN 7-5329-1798-3

I. 名… II. ①何… ②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4147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2 插页 17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11.80 元

目 录

〔林 希〕

平常人说平常	林 希 (3)
玩伴儿林希	柳 萌 (8)
诗人林希	邵燕祥 (16)
林希是个老顽童	肖克凡 (24)
我与林希谈通俗	冯景元 (30)
林希印象	何镇邦 (39)

〔池 莉〕

做人的要求	池 莉 (45)
-------------	----------

清水出芙蓉·····	杨书案 (48)
火红的池莉·····	张 欣 (56)
池莉印象·····	苏 童 (60)
从“烦恼”到新的“烦恼”·····	何镇邦 (63)

〔陈忠实〕

自家销售与自购盗本·····	陈忠实 (71)
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何启治 (88)
重构陈忠实·····	李 星 (105)
我所认识的陈忠实·····	李国平 (115)
陈忠实二三事·····	何镇邦 (128)

〔张 欣〕

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	张 欣 (135)
张欣暖洋洋·····	池 莉 (139)
漫说张欣·····	陈志红 (147)
热爱生活·····	张爱华 (157)
纯真任性的张欣·····	何镇邦 (162)

〔毕淑敏〕

不言放弃 只是暂别·····	毕淑敏 (171)
蜜蜂、清泉、利剑和星星·····	童庆炳 (180)
你怎么总是快乐·····	冯敬兰 (185)
素面朝天毕淑敏·····	迟子建 (195)
一个编辑眼中的毕淑敏·····	韩敬群 (199)

毕淑敏印象	刘 伟 (204)
毕淑敏面面观	何镇邦 (211)

〔迟子建〕

我说我	迟子建 (221)
她是一个纯美的精灵	崔道怡 (225)
迎灯	毕淑敏 (237)
迟子建印象一点一滴	阿 成 (242)
她是迟子建	刘震云 (245)
小迟其人	鲁晓聪 (249)
平平淡淡才是真	何镇邦 (255)
后 记	何镇邦 (261)



林希

“名家侧影”在广大读者的关心和鼓励下，已进入第三辑。

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关于诗人、小说家林希的一组文字。林希早在五十年代初，在他还是一个豆蔻少年之时，便步入文坛，成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少年诗人。但是，“反胡风”、“反右派”两次政治运动，使他蒙受冤屈，被打入生活的底层。三中全会之后，春回大地，林希重登文坛，由诗而小说而戏剧，创作成喷涌之势，成就斐然，被看成一位写天津的高手和名家。

林希在创作上取得可喜的成就时，却不动声色地默默地在喧闹的文坛一隅默默地耕耘。于是关于他的为人与创作，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

为了让读者了解林希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背后的一些轶事，特请熟悉他的几位朋友一起来聊聊林希，这也许能满足读者了解林希的愿望。

平常人说平常

·林 希

“平常”二字，本没有什么深意，不过平平常常而已。走在街上，只要再有一个行人，人们也不会看你；公众场合，你只要不大声喊叫，人们更不知会场里有你；参加什么会议，主持会议的领导，举目扫视会场，明明你还站在外面，主持会议的主席就向众人宣布：“人都到齐了，开会吧。”明明没把你算在人数里。会议结束，主持会议的人念名单，哪些哪些同志请留下，保证没有你的名字，快马儿地跑进饭堂，吃头一桌热乎饭。

平常人自有平常的福。

只是有时候休想平常，譬如一九五五年，直到最后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也是忝陪末座，平常得人们想不到“分子”里还有这么一个小青年。到了一九五七年，知识分子被定为“反面教员”更是平常事，于是又沾上了一次平常。随后，平平常常地被送进了农场，平平常常地改造了好多年。

在单位挨斗争，众目睽睽，似是颇不平常，但是送进农场，人人“老右”，我等“右派小崽儿”，更属平平常常。只要我平平常常地每天跟着大家一起出工，只要我不再兴风作浪，管教干部绝不会找我谈话，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多的是，平常如我，自己每日检讨对不起这，对不起那，似是真碍了人家正事，但人家压根儿也没把我的对不起放在心上，平平常常，就是因为只有把我送到这儿来，才属平常。

如是，一直到离开农场，干部才发现原来我还没有摘掉帽子，和来时一样，平平常常。干部说，连前朝的皇帝和杀人放火的战犯都改造好了，怎么你就这样顽固？差矣，非我顽固，乃改造我没有价值也，改造好改造不好，都无关紧要。改造好了也平常，改造不好也平常，索性原样放出去，放到工厂去扫地、打扫厕所、登三轮，更是平常。

说到浩劫挨打，更是平常。国家主席尚且触及皮肉，平常如我，打上两拳踢上两脚，也没有什么不平常。运动高潮，能和市委书记一起挨斗，也算是有点不平常了，但是陪斗之后，走在街上，本以为人们一定会认出刚才电视屏幕上站在市委书记身边的那个人是我，但是枉费了一番辛苦，就那么平平常常地走回家来了，还是平常。

生为平常人，更想不平常，真是谈何容易。好容易盼到

平反，本以为二十五年不倒的好汉，也该属不平常者辈了，但后来说是打俺的是娘，世间之事，娘打儿子最最平常，如是也只好捂着嘴巴，于人们问及何以脸肿的时候，就只说是牙疼，更是平常。

平平常常，平平常常，到后来人家写小说可以不平常，而我写了小说却是更平常；继而少壮派崛起，连平常二字也配不上了，近有骂当年“反面教员”继而写小说者辈为“狗屁”者，倘其中有我，也是平常狗屁而已，狗屁也平常。

平常就好，平常人难做，平常人有福，莫看不平常人前呼后拥，其实他等才是想平常而不能得平常，且又是落难于不平常之中的平常人了。前二年，家乡好友向官府举荐本人出任委员、代表，直吓得本人连连向诸位好友拱手作揖，使不得、使不得也，大半生平平平常常，最后又落个不平常，枉煞我也。且本人红地毯上立不得，立在红地毯上便头晕目眩，一旦红地毯上立久了，神志恍惚，满嘴食火，真再惹出祸端，只怕又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及到最后，官府批件下来，称老朽我因不是好的合作伙伴而未被选中，此时我才感知官府是何等的可爱，更感知多年来不知感恩戴德、别别扭扭、骂骂咧咧之可憎可恶了。

咱们是写小说的，往那里面挤有什么意思？平日里常在电视上看见三几人洋洋得意地和政要们坐在一起，或举手拥护，或一致通过，如我平常人者，真是羡慕非凡，此时此刻自然便想，倘若此中有我，该拥护时不知举手，该通过时不肯一致，那岂不就要大煞风景了吗？平常人也只能是平常活着，想过得不平常，弄巧成拙，只怕还不如平常快活了。

及至再看到写小说的平常人自诩会引导人类命运，平常人如我，就更为他等捏一把冷汗了。引导人类命运果然重要，但只写过篇把小说就以民族骄傲、人类精英自居，怎么就不怕明眼人耻笑？有那么大的能耐吗？就有那么大的金钢钻，就敢揽拯救人类的瓷器活，真拯救不好，把人类引入迷途，那岂不就没脸儿见人了吗？

其实写小说的人，才是世间最平常的人，以平常心看世界，才能写好平常人，古往今来一切小说之中，写的尽是平常人。把平常人写得不平常，于是就有了高大全；视平常人为群氓，如是才炮制出样板戏，用以“教化”平常人。也只有平常人最愚顽，“改造”人类的宏伟浩劫之后，依然平平常常，倒有如我者辈的老平常人大难不死，自知更要平常。

据云，世间非平常人，每五百年始出一个。如此微微定额，治世精英尚且常有平常人、甚或有不如平常人者混迹其间，写作小说者辈，就更无缘不平常了。

所以，小说一不可用以治国，二不可改造社会，三不可拯救人类，小说写作诸公自不必自作多情地以为自己绝非等闲者辈了。让你写小说，你是一个作家，不让你写小说，你就是一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小细毛儿了。及到再打你做了“反面教员”，那就足以用来教化民众了，不光是教化民众，还教化读书人了。读书人胆儿小，看有“反面教员”榜样，为保佑自己不致沦为“反面教员”，他等就一条心了。

积大半生阅世经验，最知平常人可贵，而所谓平常人者，一是要把自己视为平常，二是更不要把他人视为不平常，我平常，你平常，他也平常。我说我不能拯救世界，是

知道自己平常，他言称自己能够拯救世界，是怕别人看出他并非不平常。如是，见平常人，你当爱他信他近他亲他，见不平常人，你也不必畏他怕他敬他拜他，你只要远他疏他防他臭他，多少年后，再回过头来看他，那时，他早就原形毕露得不如平常了。

做平常人可贵，为平常人写作得福。

玩伴儿林希

柳 萌·

早年写诗的林希，几年前开始写小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这还不说，竟然还越写越火爆，成了小说界一颗新星，而且连鲁迅文学奖都拿到了。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守着他，我不说；私下里，真佩服。这说明老作家阿垅先生很有些识才的眼力。在几十年前，林希还是个中学生时，他就看出林希有出息。作为小时候的玩伴儿，也是为了沾他点光，有人打听林希时，我总是说：“我们是中学同学。”不过，我说这话，绝非吹牛。

建国初期的天津市，社会文艺活动非

常活跃，我和林希就读的一中，当时就有各种文艺社团。那时我们两个并不同班，只是都喜欢文学，一起参加文学社活动，就这么认识了。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在我和林希读书时，光招男生，没有女生，有些社团，譬如话剧团，演戏需要女角，就由男同学担任。我们那会儿，最活跃的“女角”，大概要属金乃千，后来乃千上了“中戏”，真的成了戏剧教授、名演员。在我们那拨喜欢文学的同学中，林希同样是最早成名的，只是那时他不叫林希，叫的是本名侯红鹅。金、林这两位校友，可说是一中的同学中真正实现了理想的人。有次我们三个人在乃千家中，谈起那段想入非非的生活，三个人着实快乐了一阵子，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几十年不幸遭遇的伤痛，在这短暂的欢乐中，顿时从心灵上得到缓解。可惜的是乃千英年早逝，刚在改革开放年代松口气，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事业的舞台。去年林希的话剧《蚬蚬四爷》上演，我坐在剧院观看时就想，这要是乃千还健在，他一定愿意饰演个角色。演老同学写的家乡戏，那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离开天津一中，我参加军干校到了北京，林希后来去了唐山，在林西煤矿学校教书，可能是有文学这根绳子牵着吧，我们仍然有书信来往。正是因为两个都系在这根绳子上，这根绳子也就把我们狠狠地勒了一番。先是在“反胡风运动”中，后来是在“反右派运动”中，我们两个谁也没有跑掉，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了“同案犯”。只是林希的才气大成名早，在颇看重名气的中国，他也就不容置疑地被报纸点名。由于他的大名上了报，我在单位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再

加上我别的“罪状”，因此，在他被划为“胡风分子”以后，我也在单位受到审查批判。

现在重新审视那个运动，我觉得实在抬举我们了。林希还不算“冤枉”，他毕竟有文学天份，又是阿垅先生的得意门生。我当时算什么呢？充其量是个文学梦想者，听过阿垅、鲁藜、王琳等几位作家的课，连一点联系都没有，运动一来简直就不得了啦。其实无论是他还是我，以及我们那代的青年人，说白了，头脑里装的都是盲目的热爱，真要是有点“反叛思想”，谁还肯一门心思走文学这条路？早就以当时有的人为榜样，跟在政治战车的后边，等待运动来了冲锋陷阵，弄好了还可混个一官半职。尤其是林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辈子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他倒是真的无官一身轻。难怪那些机灵人说，吃文学这碗饭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蛋，赚不着大钱当不了官，运动来了还得首先挨整。林希更是个典型的“傻瓜蛋”，两次大劫仍不改初衷，如果没有这几年的改革开放，恐怕这辈子也难有平顺日子。他的创作才能和满腹故事，都得在苦难的劳役中，被一点点地蚕食掉，中国也就少了一位优秀小说家。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人就得认命，自己会走到哪一步，谁也说不清楚。按道理讲，人的命运是自己掌握，历史要由自己来写。但是，在那个运动频仍的年月，说不定什么时候，上边就吹来一阵风，哪还由得你自己。就以林希来说，要是没有“反胡风运动”，受不到那么大株连，他也许成了外交官哪。记得在这场运动之前，我和他都准备到大学读书，我的目标是北大中文系，他想读人大外交系，他在给我

的一封信中，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这个意向。谁知就在这时“反胡风运动”来了，我们的理想之灯被吹灭，还相继成了“运动员”。后来紧接着又是反“右派”运动，我和他更没有躲过这场灾难，一人戴了一顶“右”字荆冠，那时我们不过二十几岁。把我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从红颜乌发折腾成满脸皱纹，这一晃就是二十二年的时光。一个人能有几个二十二年呵，何况还是最宝贵的青年时期，这简直是天大的罪恶。幸亏赶上现在的好日子，让我们抓住了生命的尾巴，这才多少干了一点实在的事情。

我现在正在写前半生经历，写到“反右派运动”时，为把有些事情弄清楚，特意找出当时“改正”时的“结论”，我的头条“罪状”就是关于林希的，说我在“反胡风运动”后说：“我的朋友林希年纪轻轻的，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整了一通，把身心都摧残得未老先衰。”便以此话定我同情“胡风分子”，替“胡风分子”喊冤叫屈，借林希的事否定“反胡风运动”，等等。这种不顾事实的定性，稍有点良知的正直人，听了都会笑掉大牙。定性者完全高估了我认识问题的水平。以我当时的年纪和经历，思想哪能有那么大的“穿透力”，无非是跟林希从小儿一起玩大的，对他的为人多少知道点，面对政治谎言说了一句真话，结果也就成了我的“右派罪状”了。不管怎么说，我毕竟还算了解林希，他也还算多少了解我，当后来看到别人揭发我的材料时，还好，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个别“朋友”实在顶不住了，有的没有的胡乱揭发我，林希也没有乱咬我什么，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认为林希还算条汉子。所以在一九七八年我在《工

人日报》工作时，偶然从《天津日报》上看到一首署名林希的诗，断定他还在天津并又开始写作了，我就立刻请《工人日报》驻天津记者，为我打探寻找音讯隔绝二十多年的林希，这样我们两个又算接上了前缘。说实在的，要是发现他那时背后使绊儿，我才不会理他哩，就是他有今天这样火，我也绝不会沾他的光。

我在前边曾说过，现在总算过上了好日子，这里说的好日子，当然包括物质生活，但是主要的还是精神。要是没有今天的宽松环境，林希就是想写小说，也只能写那些规范题材，他熟悉的他的家族生活，他知道的天津市井风俗，绝对不可能从他笔下流出。我们也就不会看到，诸如《小的儿》、《相士无非子》、《蚰蚰四爷》、《天津胖子》《买办之家》等这类作品，所以林希的小说一问世，立刻在北京文学界引起关注，林希的小说作品，我没有全部读，仅就读过的一些来说，我以为，他跟别的带有地域特点的作品不同，有的这类小说的地域味儿，颇有点像芝麻沾在外皮的烧饼，半生半熟的芝麻缺少香味儿，而林希是把芝麻捣碎放上调料，跟面和在一起烙成外焦里嫩的烧饼，因此吃起来又香又脆又有余味儿。也就是一些评论家说的，林希的小说非常好读，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我以为，小说就得这样写才好，才会让普通读者更喜欢。

这类作品能写得如此得心应手，没有对生活的熟悉和文学天分，我想就是使出吃奶的劲儿也不可能。作家李国文先生就曾跟我说过，林希的小说写晚了，要是他前几年出道，早就成气候了。这话并不过誉，鲁迅文学奖评奖时，他的小说